

■新作聚焦 徐剑、一半长篇报告文学《云门向南》：

新时代的“南行记”

□张 陵

云南是一个神奇、神秘、神圣的地方，更是令作家、艺术家着迷、沉醉的地方。这个经济还欠发达的地区，却一直是文学永不枯竭、取之不尽的富矿。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日新月异。这座文学的富矿更是焕发出时代的能量，不断打造出反映云南现实生活、讴歌人民创造精神的优秀作品。徐剑、一半的《云门向南》就是这样一部报告文学力作，作品抓住云南在新时代深化改革，积极发挥“一带一路”的区位优势，沿着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个顶层设计的思路，展开了对云南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地理风情、山川长河、民族文化、边境关系的深入描写记录，特别突出表现了云南老百姓为创造自己美好新生活而艰苦奋斗的伟大时代风貌和思想精神，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思想站到时代的高地上。云南人民在抒写新时代的史诗，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向人民的史诗致敬。

报告文学《云门向南》看似一部散文游记。作家用自己的眼睛看云南，用自己的情感品云南，用自己的思考说云南，用自己的风格写云南。边走边看、边走边想，谈天说地、怀古思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体现出作家的深厚人文历史知识，也体现出作家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感受力，更体现出作家自如驾驭各种文体的高超能力。作家走到哪里、看到哪里，都能放得开、收得住。他情有独钟地描写独特的异国情调、神秘的民族文化、壮美的大河山川和诗意的乡村古镇，但也清醒理性地把目光向着主题凝聚，把思想朝着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反映新时代的云南经济社会状况，记录描写普通云南人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作为，云南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才是作品描写的主要内容和表现重心。这种反映现实的写作意图，远远超越了一部心灵化的游记散文，具有报告文学的思想特质和表达力度。我们由此知道，作家尝试着引入散文的一些手法来完成报告文学的主题，可以看作是作家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上的新探索。

从作品主题思想的层面上来读《云门向南》不难发现，作品的问题导向意识特别清晰明确。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开始培育起自己的问题导向意识。特别是中国的报告文学，更是深刻地认识到问题导向的重要性并比其他文体更自觉地在作品主题上加强问题导向意识。很显然，这种问题导向意识来自对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本质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说到底就是“民生”的文学，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就是“民生”的问题导向，作家所有的思考都是导向“民生”，集中在“民生”。这一点，《云门向南》抓得很牢。作家走到哪里，都在注意老百姓怎样过日子，怎样想办法过好日子，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

例如“中缅85号界桩”一章的主人公秦媛，其创业过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地人民开辟自己新生活的特点。翡翠是中缅边境贸易的重要商品，又是一种高档的奢侈品。在内地和香港、台湾的时尚流行消费市场上，又被炒作成本财富的象征，具有神秘性和猎奇性。一般说来，翡翠生意深不可测，需要大资本、大关系才能做大做强。可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就敢辞职，闯进这个资本集中、高手如云、变幻莫测、交易规则独特、交易生态险恶的行业中来。一个小女子全凭自己的才智胆略，居然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翡翠行业有很多传奇的创业故事，但秦媛的故事一点也不传奇，她就是无数云南百姓创业生活的缩影。也有卢家相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这个当年曾经参与砍伐缅甸树林的人，今天却组织中国农民种树，出口到缅甸去。故事并不传奇，却蕴含着历史沧桑。还有那些勤劳的普洱茶种茶人的故事，读来也非常感人。翡翠、普洱、木材都是云南特有的产品，这些年被市场过度炒作，大量的财富都流到大城市、大市场。这种失衡的经济关系潜藏着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作家讲这些故事意味深长。像这样的故事在作品中特别多。作家每到一地方，都能给我们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都能向我们展开一幅丰富多彩、充满生活气息的百姓创业画卷。

大数据时代的人性之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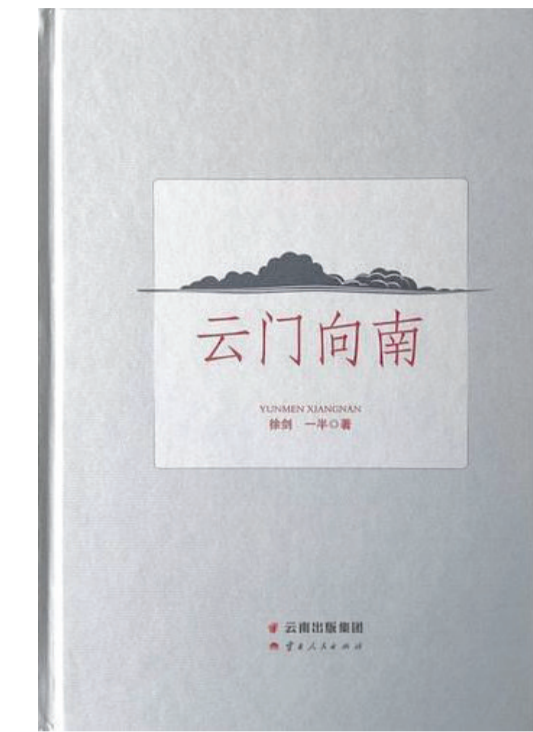
——永城长篇小说《网中人》 □许婉霓

永城的长篇新作《网中人》延续着作者一贯的可读性与专业性兼备的风格理路，更延续着他作品中自始至终对人性的开掘与探讨。作为一部涉及当下最新科技题材的类型小说，永城用“网”这个意象，编织了大数据时代下的人性故事。

小说两条支线犹如音乐录音带的正反面所奏响的两段互不相干的旋律：A面是20年后陈闻东躲西藏的生活，B面是20年前陈闻与宋籍、文丹丹、Jack贾在S大的创业故事。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反复穿插中，作品呈现了AB两面有着巨大鸿沟的人生。然而随着故事推进，这条鸿沟不断地拉开愈合、愈合拉开，最终交汇达到高潮。

作为故事大背景的是一张数据之网。“大数据”“AI（人工智能）”概念，对于普通人而言，仿佛平地惊雷，从天而降地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代表了现代科技社会一个美好的明天。但永城的《网中人》却用文学的形式梳理了这个概念的源起始，也从中提出问题，带给我们思考：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如此乐观？

《网中人》中的“网”是一个多义象征，“大数



据”与“AI”所构成的科技之网，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底色。故事的起点是S大几个创业的年轻人想要创立“雷天网”这个招聘网站，虽然陈闻、宋籍、文丹丹、Jack贾各怀心事，但几个人的命运因此被这种虚拟的“网”连接并开始发展。数据之网开始占领他们生活的同时，也在10年之后，让戴着假面生活的他们重新被一一揭开面纱。从一般网站到深网、暗网，从数据分析到人脸识别，数据之网越来越铺张，人物的命运也越来越深陷其中。

然而，数据之网虽然强大，也不过是人类制造出的智慧结晶。在这张网之下，是永恒如谜的人性所钩织出的另一张更为广泛的网。“雷天网”本是一个招聘网站，可是文丹丹企图用它来弥补国内高管父亲的贪污亏空，Jack贾希望用它来交换自己回国后的锦绣前程，即使是纯粹一些的陈闻和宋籍，也有着致富的贪欲。人性在数据之网后，构筑了另一个密密实实的欲望之网。欲望裹挟着这群年轻人，在科技创业的大潮中浮沉翻腾，在人生路上迷失方向，在数据之网中被送上巅峰，又被打入低谷。可以说，表面上成功失败系于一线的数据之网，背后却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性所

今天的云南一派生机勃勃、奋进向上的景象，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云南人民正在创造着幸福的生活，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奇迹。《云门向南》把这个奇迹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的“南行记”。

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意志与决心。作品专访了一批湄公河中国警察，他们当中一些人原来都是在湄公河讨生活的熟练船工，被国外的犯罪分子逼得无法做下去，只得改行，回到岸上。现在，他们通过严格审查和考核，成了中国警察队伍的光荣成员，为保卫湄公河的安全尽职尽责。第三，帮助邻国老百姓发展经济，也是边境稳定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地区的缅甸方历史上曾长期是毒品犯罪特别疯狂的地方，当地不少老百姓也依赖种植罂粟为生。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基本经验就是替代种植，引进和推广新的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的种植。这个工作目前正在有效稳步进行。作品讲述了云南临沧孟定南华糖业职工罗进云和缅甸农民交朋友，教缅甸百姓放弃种植罂粟改种甘蔗的故事。作家情不自禁地写道：“白色的越野车欢快地奔驰在一片又一片的蔗田里。空气像甘蔗一样裹挟着肥美的汁水。当然还有甜味。”从这段描写中，我们能读出边境地区人民的命运正在改变。第四，文化教育事业的向一些贫困地区的辐射展开。长期的贫困带来文化教育的严重落后和困难。同样带着“一带一路”的问题导向，中国不仅搞好自己的扶贫脱贫工作，还尽可能创造条件，在边境地区开办各类职业培训班，动员吸引外籍学员前来学习，把扶贫工作和文化教育扶贫辐射到边境对方的困难地区，让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也为人类反贫困斗争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作品讲述了教师李文甲通过一次次地签证，在缅甸贫困地区一所中学教书5年的故事，读来的确很感人。他的每次签证只有70天有效期。5年里，他光办签证就要花费大量精力，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边境地区的文化生态就是这些无私奉献的基层文化教育工作者一点一滴改变的。通过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变化，我们看到了云南人民对“一带一路”的热情支持，也看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给云南人民的新生活带来的光明前景。

在《云门向南》中，作家运用了艺术上的闲笔手法，不断地与400多年前的旅行家、散文家徐霞客对话，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文化含量。其实，我们更容易想到作家艾芜当年的《南行记》。现代文学中，是这个流浪作家第一次如此详细地描写云南。他笔下的云南是一个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云南，但那个时代已成了遥远的过去。今天的云南一派生机勃勃、奋进向上的景象，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云南人民正在创造着幸福的生活，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奇迹。《云门向南》把这个奇迹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的“南行记”。

■关注

“精准扶贫”的概念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一项伟大事业，给作家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现实。我们的作家没有缺席。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扶贫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四川以一种集体冲刺的姿态，在文学界先声夺人。乐山作家林雪儿创作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就是其中之一。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很多作家关注的是事，对于基础设施的改变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浓墨书写，而《北京到马边有多远》主要写人，写一个新时代的新人物“第一书记”。小说无论从分量，还是写法及艺术性上，都可以说是这几年脱贫攻坚题材里出类拔萃的。

林修，一个从中纪委下派到雪鹤村扶贫的青年，一个很“正”的形象，这些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对待村民的爱和诚恳、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上都有展现。时代需要这样的青年，而这也是我们如今创作中相对缺失的青年形象。作家一方面要正视生活的基本面貌，勇敢地带着疑难去面对；另一方面不能总把一些难过的、丑陋的东西满满地充塞其中，认为这才是文学，还是要留下一些诗意的、能够不断延续、给人留下念想的东西。《北京到马边有多远》通过诗性的语言和有温度的书写，让小说有了艺术的审美性。

很多扶贫题材的小说总是局限于一个村子，像一个大集市，各色人物先后登场，都聚集在这个集市里，文字和人物空间不足。《北京到马边有多远》题材新颖，空间有纵深感 and 历史感，还有横向的拓展。一个北大毕业在中纪委工作的年轻人来到偏远落后的雪鹤村，从开放的大都市北京到封闭的小村落，形成了很强的反差。在这种反差里，作品的思想出来了，人物形象也出来了。

此外，作者湿润而诗性的语言，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国家和民族。这些人形象就在你身边，你了解他们的故事，也懂得何以如此，更希望他们始终如此。扶贫路上，怎样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取舍，在自己的家和人民的家、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之间，真切入心地进行文学呈现，这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难题。林修选取的是迎上去的姿态，他尽力去解决这个难题。他陪村民看病的时候，自己的太爷爷正躺在医院里；过年的时候因为一个贫困户的意外身亡，他放弃了回家，选择留在老奶奶身边，“林修一直陪着王太因，他也不劝她，在生离死别的当儿劝什么都轻，他只是陪着王奶奶，看着一个人怎么与世界作最后的道别”。这仅仅是小说中一个并不起眼的例子。透过《北京到马边有多远》故事的外壳，我们看到了一代新人成长的所有难题和他们面对难题时的态度。

林修因为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隔”而向往乡村，在乡村的夜晚又常常眺望北京。离开，让原来生活的地方成为新的“远方”，北京是故乡，雪鹤村也是故乡，在两种乡愁之中，整个时代的时空被作者拉大了，拉开了。在拉开的过程里，林修从北京带过去的意愿，和封闭地方的人的意愿粘在一起，不同的理念，甚至是不同的文明产生了碰撞。作者在这种碰撞里挖掘到了所有能够挖掘到的东西，不同类型的人物也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像毕摩、鬼针草、王太因、李芒等，乡村人物的观念和北京来的人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渗透，作家把这种渗透写得特别实、特别真、特别好，展现出一种双向的扶助。村民脱贫了，林修也成长了，这是对小说主题的深化。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一个相当贫穷闭塞的村落发现了人的闪光点，不同类型的民间走访，林修面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时，如毕摩的睿智通达、惹草儿的勤劳骄傲、鬼针草的一麻袋麻烦、李芒的坚忍乐观，使用了“拜访”与“仰望”这样的词。也就是说，他摒弃了城里人的那种傲慢，对乡村人物及一草一木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乡村的结构、乡村人物的表情、乡村生活的场景都得到展示。

小说还呈现了作者对世间每一种生命的体恤。一本《万物的签名》贯穿小说始终，体现了自然的神性，即万物在大地签名。对村庄三棵树的描写也意蕴丰厚。一棵是林修刚进村就相中的核桃树，属于现在的毕摩；一棵是曾经站满了雪鹤的大柏树，象征着过去；还有一棵栗子树被砍，牵出鬼针草父母的历史往事……这些都拓展了扶贫故事的内涵，丰富了乡村文学的色泽，让小说更有自然和人文的魅性，丰富、立体、亲切可感。

与此同时，这部作品既有对现实严肃、真切探究的劲头，又具备了一种诗性的、对人活着意义的带着肯定态度的表现。比如林修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深入思考，让人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他关于绿水青山的思考，深入广阔，充满现实的忧患；再比如关于信仰的思考，林修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相信坚忍奋斗，才是伟大的生命契约，如此等等。“脱贫的这两年完全是非常难，我觉得村民们都被宠坏了。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站在舞台的中央，聚光灯打着，两年以后灯光没了，这些人能接受现实吗？”扶贫到底给大家带来什么，给生态带来什么影响，这些更深的追问是《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值得更深注目的地方。

“还是脚踏实地踩在土地上吧，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好。一条路、一个小学校、一间村卫生室，这些事与北京崛起的大厦和上海高楼相比，雪鹤村的事低到尘埃里，但这些都是雪鹤村的大事。如果说中国是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北京和上海是森林之上的秀木，雪鹤村只是森林中一枚落叶，但是正是这些落叶护泥，森林才得以蓬蓬勃勃。”不仅如此，关于小之大、民之要，任之重、道之远以及林修对于扶贫意义的回答，让我们看到现实题材文学的价值所在，也看到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青年的长成。林修的成长表现出一一种“中国在长大”的精神气质。而新人形象关系到新时代中国故事经典精神的重塑。

中国故事经典精神的重塑

□施战军



心怀诗歌和远方 问计田间与地头
大山深处行囊的“第一书记”，带着“他的村民”集体脱贫
双程跋涉山乡，一步跨越千年，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中国作协主席/廖亦群/人 在扶马边
四川作协主席/温家宝/家 阿家
四川人民出版社